

意伯劉先生文集覆瓿集卷之十一

序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蓋棋末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通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間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為兵也失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下為戰國而司馬

獲首孫武是起之後公然以兵為教於是學戰陣者不
必寓于物以求之而某遂為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
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遠織芥而不喜
人為某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于兵而徒為費時
亂日使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為之不必
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
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釋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
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
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某入無與敵焉吾
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
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環視如林無或能出
一謀發一慮生能悉之策乎使不曠日糜粟以憂農民
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
諸道其為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
福者非徒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蓋不可一
二數也若海寧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為
海寧大家而希賢益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負不
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田招名儒以為師俾鄉里之
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
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道者矣今天下學

校責在守令徃徃不暇顧而視為文具至考滿不能備
六事而阻其任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
得賈氏以為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
為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為
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為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
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
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為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
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為
義學招子弟以教而土木榱桷之資無所出可若何余

聞而咲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
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
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
也子以為予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予請為子言學夫
學也者學為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
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
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遠見善則隨
敷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懇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
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
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

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翰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為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為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于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為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子中同志尚能為子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鄰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

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排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笏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胥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笏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蒸狀而上下夾為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

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取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為大喜至正己丑公為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為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比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漭廬可以斲犀而以此割雞隨珎可以照車而以此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予遇當有時因相頷大笑賦詩為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相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

志夫志道之主也立乎其六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海為大求其大而不可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鑄釜之型不鑄鼎彝霍菽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學矣今夫海之為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曷致哉鯨龍鰈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其所為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既嘉章子之志故為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滿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海為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囂積有日

矣自我知州張徒來鄉不以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族
僚不以庭不宿訟囚無以思以租賦時集木索不用譁訐
之聲化為弦誦大民儒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
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下知時節之我祖今且代去
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為言以餞之子聞而嘆曰美哉張
侯今之為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子位則
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
亟也聞有欲之者非素所睹愛則為卒若吏於民無與
焉夫設官所以為民也官為父母民為子為父母而使
其子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
也嘉穀以為親稂莠以為讎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

平民獲乎強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
去而希賢又為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
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子雅知劉君
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為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為姑練王行道作也王
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為三公者後果如
其言為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勗行道以力學
而履前人之發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
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
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

備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欲吾願益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真似禹求南國之棠而憇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今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園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備矣於是乎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庶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大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善由餘抗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

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為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為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頌今天下久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為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為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疾蠱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征橫斂民疾蠱也虎狼不屏疾蠱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之絕則亦日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為牧也夫好

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
為之哉必有大不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
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為瀕海邑民勞
而貧久矣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于今之時
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
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惠政之碑又當為君
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遠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
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
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

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為而為也浮屠柯上
人者予之同邑人也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
其寺之事言其為群寺之聞上人名者競舉以為其
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
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游
大江觀衡湘陵巴漢絕秦隴北觀天都至于五臺略恒
錫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
役其身而為之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墨
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
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
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

今之為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糧之乏裘馬之敝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為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子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為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沒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濁且不能辨尚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為歌詩清越有聲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為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字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而自外乎人群以為高也近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蓋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為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為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隨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蘊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為序

送常山縣達魯花赤樂九成之官序

至正辛卯秋八月予卧病浙江之濱友人李宗表來言曰樂君九成者蒙古人也舊學于胄監受業字术魯子疊先生其質粹而溫其行果而毅其學博而知要彬彬乎可象也弱冠以世胄入官監黃州之麻城縣有聲故又以令舉監衢之常山縣僕忝以文學薦為教官需次常山期且及矣而得若人焉與之俱其庶乎樂君今將行請一言以贈之余聞而喜曰果若是常山其庶幾乎古之人以政弼教之與政不相違而其效皆歸于化民為善後之教主于教官而有司專事政於是事不相資功不以相及也儒與民為二各志其志各業其業雖使契為學官其所及亦有數矣由是民無定嚮訟獄煩多盜賊滋熾有司受其咎而教官為冗職則亦有由然焉今天子始以六事責郡縣以興舉學校為之先務慮至審也柰何政教之官不巧於相植而所謂能其職者大抵不過絢土木備課講以應故事而已矣於化民何有哉今宗表良教官也而得良有司焉同德相符同心相濟教者道之政者齊之教者培之政者翼之霜飛而鍾應雲沛而雨集將見德禮之化流動浹洽而遠近皆取法矣嗚呼二君其俱勗哉吾當拭目以觀之也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

惟醫以救死扶生為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
不死豈非為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之
為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為難至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
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
病痛瘁飢飽寒煖一聽于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
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偽為也嗚呼治天
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
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為醫以全嬰名其堂
先難也夫以儒為醫固常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
則又舉其為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為忘
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
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為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
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
自以為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
懲創感發不為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
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
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下梓求予為序
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閱其環
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

嘗謂鄭子之文獨于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為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為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余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恠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

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土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為玉為石惛惛恹恹此倡彼和

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櫨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故為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為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己則諱見不若己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

聲靡之揚之柔之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為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迺命酒以別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况於

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轉之不動其實不粟築
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變兮總角少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
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

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
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
其以菊之茂而為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
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
不悅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
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

黃色黧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故暈雀天下之文禽
也朱冠而彩翰章焉及其繫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
泯々然如死灰非涅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
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瘖草木不得其性則
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其
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
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
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冷則清之瘠則肥之抗則培
之欹則扶之翳則疏之曠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螻蝻
驅其雀鼠蛛絲蟻壤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
秋而華濯濯蓁々粦々英々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

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
穆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
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為人牧者懷其民如上一人之懷
其菊也天下其永安哉因為之詩曰

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義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
帝暨三王繼世稱至仁聚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溥所以
聖載間物之熙陽春動植蜚走輩生長咸及辰周轅逝
東邁此意久沉淪誅求与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美
客白屋千眉顰誰見田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
其葉何由伸感來為尔歌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
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交生具酒肴祖送
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臨古之道也
故老子曰富貴者送死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
崧高烝民繼緒微切情意懇至是蓋温如春陽馥如蘭
芷而重於南金夜光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
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
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
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
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
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獎之言冀其有所勸而加勉

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做而加詳也然後言非空言而言
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友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
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信哉今諸君之詩則皆
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為職甚卑而
其出身為甚正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
非一人矣張君年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捐
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
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
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所

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
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
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
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為歌詩以為他日之雅談
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為韻命探
九信所得為詩不限以體制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
為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既曰君子
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為和也不流而為樂也不淫故湛
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
之為宴集大率以聲色為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
不黯然而無驪及夫觴酌既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謹

浪蕪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
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為有人之
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為能放曠豁達
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
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
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疑志澄神所
以杜紛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據幽深之抱懽情既暢
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
龍之出溟濤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首以獻馘也魯子曰
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著之莖靈
龜蔭之以之藉承則茨藪之不如矣蒼筤之實鳳皇食
之以之豢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志
豈不懸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
之故既為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詩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
重建槃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
益重而龜山之勝為於越冠華裾藻佩篇翰交錯濟二
翼二彬二如也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
為寶林之游而賦詩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
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游
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為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

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為三教謂當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躅衣服不得同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也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樂賢士寺之勝足以資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為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予既從上人之請而為之詩復為序焉詩曰得會字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銳從師桐柏宮餌木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舄青組帶翩翩辟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漢尋河極西兌驚馬霆霄研

風薄裳洩淺雲擁蓋追龍入醫隱訪鶴凌岱春蟠堯花未實火棗葉始接罷梁沒溟滓鳳吹香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織阿軼悠悠雀雉化渺々蟬蛇蛻愴怳往回飄颻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白鶴瀨餐餼鉞精魂洗髓去埃壘晨朝玉宸高夜醮金景嗑俛佗授寶訣列缺助標槍采芝襲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長津水盤根大岳花春峯聳耳潤草秋籬謁山輝月媚二瀑落石盪二息心觀群動清耳聞衆籟惚虛琪樹明林靜鷲羽翩拍狗藤葛澹松苓兔絲蒼我欲往從之道遙解沈昧風塵正松檜致原野塞戈後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煙淪海底珠黯淡日中珠憂深祀國天下

瀆文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慨上人墨彥孫龍象
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誼合情自最飛書邀應真揮落芻
藁膚淒涼念吾儕漂泊累疏牖短章慙未工浪跡誰倚
頽高歌向冥漢安得躬畎澮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
倚於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又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
良而用之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
失其所禦良醫投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
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
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

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之去無
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並言
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
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疾病相
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
為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
視曰其當某日愈某當變其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
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
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却不受賞古今
所稱以為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真
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

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
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為知仲謙者故為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
不足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
古之人以壽富康寧做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
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
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
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
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尽

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
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
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
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
水之分氣也理生氣之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
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
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
月死而羸醜照溫風動而蒼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
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
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
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慤、惻、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王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

以吟嬰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按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於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

現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討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皇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楷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鏡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受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柳旆松柏

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銜而自定矣別峯上人為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為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頗數接話言惟是子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為有徵也子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若上人文集序

世謂山水之佳有以助人之才發人之奇是故名山勝

地必有文人秀士出乎其間今天下之名山勝地大率
多浮屠居之固當獨獲其助以發其奇而又不能多見
者何哉桐江之顯以子陵彭澤之著以元亮黃溪西山
無柳子為之刺史身如其泯沒而無聞矣抑山水之有
助於人乎將人有助於山水也雲門若耶以名勝聞天
下自道猷上人至于今且千載中間若智永惠欣之字
靈一靈徹之詩彰名于世僅數人焉抑山水之助益自
有限而不能皆也耶皇元混一宇宙文物之盛追配隆
古於是斷江浮休二上人相繼出焉文人秀士欲為雲
門之遊者多為二上人往工人或不在山則為遊者亦
鮮抑又何耶予於古人詩篇中聞雲門山水之美又於

學士大夫間聞二上人之名甚久思一往弗得今年始
至其所而斷江死矣浮休年近八十而神氣完固操筆
為文章益壯健與客談古今論道理終日歷歷不倦名
固不虛得哉上人有詩文若干卷弟子友奎所集而翰
林學士黃公為之序其於釋氏之學自得深造無容言
矣至其所為詩莫不古雅峻潔而有奇氣嗚呼上人於
雲門山水可謂有光而弗忝於前人矣於是乎序上人
名允若字季蘅浮休字者其自號也

贈宣使王民則詩序

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使者所以宣
德敷令通壅迪滯以享上下之心達遠近之情故有專

對而不失主意專行而不戾主命使人見其使而知其
主之善夫是之謂使乎今之宣使將省府之號令以旁
達于所屬雖具有文檄然必其事之重且急者乃命宣
使將之為其有斟酌權變文檄不能悉也故宣使之出
實代省官行事受言以往如省官之自行是故所屬莫
不敬畏奉承之不暇柰何才智不同則有因人之敬畏
奉承而逞以行其私者恃勢弄權無所不為徇毫毛之
利以賈山岳之怨使天下之人輕視藩閫歸咎大臣辱
莫大焉而尚可以言使乎哉近者寇盜蠶起大軍四出
進討凡弓矢兵甲之須多取給于江浙故令屬路分辦
而每路以宣使一人督之王君民則實來紹興悉饒去

故晉禁吏胥無得科歛日飲食依條格取給于館驛其
外毫髮無所需所造器物惟務中度其他事毫髮無所
與故如期畢事而民不擾人咸德之且曰使受命于省
府以出者人人如王君大臣之膏澤其有不下於民者
哉天下之民其有含怒蓄憤于其有司者哉嗚乎王君
可謂不辱者府之命而得為使之道矣於是乎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魯民所以饒
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勲業
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
也括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勵

不為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極
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
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
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泉梓里
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
今此行也將見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軍
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
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变故則挺
身以為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備哉勉哉章君昔者王
司空溫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
多故章君已試有效若此吾見勲業自此升矣於是乎

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括者也括故多良醫而伯光為能
世其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
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
予文予時迫戎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括伯光又來予乃
問之曰昔者神農肇嘗草木虫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
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為君臣佐
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為經書難疑答問
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有
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數弄

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萬轉移陰陽皆可以
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
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
與時殊昔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
之為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
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禳祥豫形人身
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
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
堯舜之為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
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附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

無龍宮方可以完友離桓侯種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
仙都山中有術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真可以式
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于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
友善山甫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
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
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
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
今年復會于栝而獲覩山甫所為詩文銘記論贊序說
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

麒麟鳳皇之於鸚雀魁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真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崑陽之桐四濱之石排風霜而齧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緹之以絲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清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繫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為僊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隆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為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况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恠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恠者不異夏虫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

又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
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
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
不足也而項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
賢矣哉賢者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
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間暇乎否
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
出入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
拘止之鮮不飄搖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為賢

乎已發昔微哉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月日至九品家居
以待選則杜門而作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
有餘者皆意足而語到予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
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
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
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
筆門陋巷為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得於
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為之序焉

跋

書蘇伯脩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

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獄震疊如雷雨之
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日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斯
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
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
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恠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
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際不得而更焉因退自
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
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昔之
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
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
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廷歷而所平反者八

事所擬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
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
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
其田里之間則彊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
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
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
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
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
氣物而為聞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
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
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

適我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憐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村之人莫不波馳而熒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

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翬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見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响响嫗嫗

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
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
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恠者吾獨悲夫天下之
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
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芥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
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
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
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

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
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
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鄰訐
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
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
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
為之者揚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
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
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
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九杖之書朝夕警省
淬厲以成其德非街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楹

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為醫且美其不屑為吏予獨謂此無足恠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虫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為二道活人以為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愨而仁者好

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為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為吏者身必窮又何恠乎善醫者之不屑為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為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為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書為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為善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為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干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于補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將以廣為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為之記文獻之士為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

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王者得燕石焉以為玉而寶之革櫃十重中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為知玉也故不免為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

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恠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遊性善必稱堯舜恐其不知孰為善孰為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為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為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

予宣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者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
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陔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峯師
有文行且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
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
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為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
及郡太守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
分韻俾為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為叙其意予聞國風
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為作詩者之意故怨而
為碩鼠北風思而為黍苗甘棠美而為淇澳緇衣油油

然感生于中而形為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
故嚶之音生于春而摛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
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
公卿大夫之耳可曠而匹夫四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
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
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為無事故十大夫之避地者多
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
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子方謀適他所忽
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
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為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
主以為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

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奧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勸蘇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婦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中屠子迪毀杌木廟曹操像文後

杌木者象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

死之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母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人紀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為入寇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夷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為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於身親為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

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
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
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之後世悲夫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西後詭集卷之十一終